



本土文本

梅花镇情事

(小说)

□倪正平

三、林鹏的底牌

自打有了这次猝不及防的遭遇，梅根田成了较早与外乡男建立热络关系的梅花镇原住民，一个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个身体缺陷导致自信丧失，都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两人似乎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这天，林鹏又来找根田闲聊，聊着聊着突然问起这镇上可有做输赢的打牌地方。根田抬头看了林鹏好一会，看得林鹏有点不自然地欠欠身：“没事闲得慌。”

根田哈哈一笑：“紧张个啥，我也喜欢。改天领你去一场所，什么样的玩法都有，还有上好好茶伺候，保你玩得过瘾。”

果然，没过几天，根田请前来送水的梅阿三给林鹏传话，要他晚饭后去剃头店找他。

林鹏如约而至。待根田处理完店里的事，便领着林鹏沿街面向西走出一百米来，然后穿过狭窄的小弄堂，向南来到一处僻静的小院，再往里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屋。屋里早已聚集了十来个，一桌麻将已乒乒乓乓摆成了一局阵势。

与几个常玩的牌友打过招呼，根田便把林鹏介绍给大家。林鹏开门见山：“复杂的玩法恐有地域差别，选个简单又刺激的，五只头梭哈，玩法全国统一，人多些也可以。”当即有四人响应。根田嫌没技术含量，没表态，结果给一牌友硬拉上了桌。

六人凑了十块铜板交了头钱，要来两盏美孚油灯、一副扑克，摆开了阵势。

没过几轮，根田便觉察到此次牌局的不同寻常。他观察外乡人，玩牌的眼神、手法透出一股沉稳又狠辣的劲。借着灯罩里跳动的火光，他发现林鹏左手无名指短了一截。

大概过去十轮样子，桌上胜负已分，林鹏面前的大洋、铜板堆起了小山，其他几位或是所剩无几，或已掏了几次袋兜添赌本。

又是一局相似的结果，当林鹏翻

开底牌喜滋滋地伸手要把“河”里的赌注全部扒拉到自己面前时，根田猛然站起，一把抓住林鹏左手的衣袖。林鹏脸色大变，用力想要抽回，无奈被根田死死捏住。随着一声惊呼，三只大牌从外乡人的衣袖口掉落下来。

“好小子，你出老千！”

“卑鄙小人！拿刀来，砍下他的手指！”

……

愤怒的咒骂声中，林鹏把头埋在臂弯里不敢抬起。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这外乡人赌啥你管，按规矩必须砍去一指。但你们看，这混蛋已短一截了，再砍恐真要废了。我看这样，他赢的钱如数归还，带来的赌本全部交出，另外，以后永远禁止他再踏足这里！”根田举着手高声喊道。他想控制住局面，不让事闹到不可收拾。

此时再看林鹏，原本高大的身躯已缩成一团，筛糠似的颤抖着。五人各自把自己的赌资要回，又一拥而上，从林鹏的袋兜里翻出十六块银元来。

看着林鹏丧家犬似的逃出屋子，根田叹了口气：“各位抱歉了，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也要受罚。他的赌本我不要分了，另出一块大洋，作为今晚所有桌子的头钱。对不住大家了！”

从屋里出来，根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作什么孽，交这样的人。

深夜的梅花镇不见一处灯光，借着微弱的月色，他垂头丧气地朝自己的剃头店走去。快走到三官堂河上的梅花桥桥头时，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影蹲在桥底的石阶上。见有人走来，那黑影迅速朝桥顶移去，紧接着一只脚踏出了栏杆。根田叫声不好，追上去一把揪住那黑影的衣摆，猛一拉，黑影跌坐在桥面上。

“谁？”根田厉声喝问。

“是我。根田师傅。”有气无力的声音从黑影里飘出来，很低，然在寂静的深夜，根田还是听得真切。

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同行是冤家

□张春风

眼镜一时语塞：“我……我不知道你俩怎么交涉，没抢你生意啊！”刘力指了指眼镜，对男子说：“你懂不懂啊？这是黑车，没有安全保障，没准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半路又把你给打劫了，看你还敢不敢坐？”男子吓了一跳，立马上了刘力的出租车，说：“80就80，赶紧走吧！”后视镜中，刘力看见眼镜落寞的身影，胜利地笑了。

眨眼，半年过去了。由于长期开出租车，刘力的腰椎间盘突出严重，那一阵，他疼得嗷嗷叫，只能躺在床上。不巧的是，出租车合同到期，权衡之下，刘力没有跟公司续约，继续在家养病。

休养了两三个月，刘力的腰才渐渐好转。刘力就会开车这门技术，上有老下有小的，闲着也不是个事啊！没办法，刘力只好买了一辆二手车，干起了黑车的勾当。

开了黑车，刘力才知道生活有多难。平日里，他不仅要提防交警，还要看出租车司机的脸色，不能跟他们抢生意，一旦惹他们不高兴，立马一个电话打给交警，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真是夹缝中求生存啊！

就这样，刘力小心翼翼地开了几天黑车。那天傍晚，刘力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出租车司机大多下班了，刘力等在马路边，想着再做一单生意就回家。

5分钟后，一个卷发女子凑了上来，满怀期待地问：“师傅，去嘎子村多少钱？”见生意上门，刘力非常高兴，赶紧说：“50元，去不去？”卷发女子扁了扁嘴：“那么贵？我不去！”

刘力立刻下车，讨好地说：“大姐，50元真不贵的！实话跟你说，除去油钱，我就挣个十来块，黑灯瞎火的，你也找不到其他车子！放心，我

以前开过出租，人品绝对没问题！”

卷发女子狐疑地问：“什么，你以前开过出租车？那现在干吗开黑车呀？是不是因为人品有问题，被开除了？”

刘力耐着性子，不停地解释：“怎么会呢？大姐，你看我像这样的人吗？”卷发女子往后退了几步，摇摇头说：“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呀，我还是小心为妙！”

刘力很想做成这笔生意，凑上前，不停地跟卷发女子解释，期待她能回心转意。

真是不巧，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停在了边上。很快，司机从窗口探出了头，问卷发女子：“大姐，去哪儿啊？”刘力抬头一看，立马傻眼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那个眼镜，真是冤家路窄，看情形，他已经改开出租车了。

卷发女子一见眼镜，仿佛看到了救星，立马跑了上去，问：“师傅，去嘎子村多少钱？”眼镜看了看卷发女子，又看了看刘力，默不吭声。刘力见状，转身上了车。

卷发女子显得很着急，追问道：“师傅，你倒是说话呀？去嘎子村多少钱？”眼镜抬头看了看天，此时，天上繁星点点，已经很晚了。眼镜想了想说：“一口价100元，去不去？”

这个价格完全超出卷发女子的意料，她大声吼道：“100元？这也太黑了吧！你知道么？刚才那个司机才要50元，如果他不是开黑车的，我早就坐他的车走了！不过，我还是想坐出租车，安全一点嘛，能不能便宜点？”

眼镜笑了：“大姐，你要明白，凡事没有绝对。黑车司机不一定是坏人，相反，出租车司机也不一定都



母爱 冒小平撰

“寻死作活干吗，不就罚一点钱嘛，献丑了脸挂不住了！”根田看那外乡人的脸比月光还惨白。

“我脸没那么薄，真是没法子活了，那些银元是我全部家当。”

“有手有脚还能饿死？！”根田投去鄙视的目光。

“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根田师傅，我是个职业赌徒，靠学了一点花手心跑江湖骗点钱养活父女俩，其他真是一无所长。”林鹏竟呜呜哭了起来。

“赌徒不算高尚，但得讲信用，用骗术赢钱最遭人恨。也罢，也罢，我先借你几块银元，把日子过下去。”不知是看外乡人可怜，动了恻隐之心；还是觉得自己把他带过去的，也有责任，根田鬼使神差地从兜里掏出六块银元来，放到林鹏手里，转身离开了。

根田从剃头店里屋的床上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他一摸脑袋，猛然记起了昨晚发生的事，不由暗暗叫苦：坏事，昨夜乌漆麻黑的，借给外乡人的六块大洋没人见证，也没写个借条啥的，他要是不认账断无要回之理。

整整一个礼拜，根田没见着这外乡人，也未听别人说起在哪见过他，就像这人根本没来过一般。

这天，再也控制不住懊恼与愤怒的梅根田扯开嗓子喊了声：“阿三，来壶热水。”

没多久，只听见“得得得得”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拎着大铜壶的梅阿三一头闯进屋来。

“水来了，壶呢？”

“我自己来。阿三，这几日可曾见着对门的林鹏？”

“有日子没见着了，这几天没见他开过门。”

“不会搬走了吧？”

“说不准。不过为啥呢？他可是交了半年房租的。”

“这一——”根田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根田准备自认倒霉。林鹏若是离开了，他要把账烂到肚子里。

第二下午，根田做了五个人头，眼看日头落山，便装起排门板准备打烊。装到最后一块时，一个脑袋从将要合拢的门缝处挤进来。根田定睛一看，正是许久没露面的外乡人林鹏。

“根田师傅，还没吃饭吧，请你去吃个小酒，顺带商量个事。”

“这里说不好吗？”根田没给他好脸色。

“我知道欠你的，赏个脸给个机会。”

俩人来到西市梢桂花村酒馆，林鹏挑了张靠角的桌子，烫上一壶米酒，要了一盘花生、二斤猪肉。他替根田和自己各斟了一碗酒，拿起碗和根田的碗碰了下，自顾自喝下半碗，用手背抹了下嘴：“根田师傅，想和你做个交易。”

根田端起碗小酌一口，用筷子夹了粒花生：“我们还有交易做吗？”语气里带了几分警惕。

“我想用我家姑娘换你这块银元。”林鹏说时眼是望着别处的。

根田疑惑地望着林鹏，半天没回过神来。许久，他放下筷子苦笑一下：“何必呢。”

“根田师傅，小女年方十九，长得不算丑；识字不多，不过脑子没问题。你如果不嫌弃就要过去，借你的六块银元就算彩礼了。”林鹏把碗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根田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努力立住上身，不使自己歪倒。

“我是没娘子，可乘人之危的事不做，和你家姑娘太不般配，这交易断无可能！”

“根田师傅，我们父女在外闯荡多时，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手艺没手艺，本想借这宝地待上一年半载……现在是留下无法养家，要走没有盘缠。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交易是我提出来的。不只欠了你钱，观察下来，小女嫁到你那里我最放心”

做出决定是三天以后的事了。千思万量后，梅根田得出结论：想要回这六块银元很难了，与其坐等损失，不如顺势交易，应下这桩婚事。



在常乐，张謇纪念馆

□萧萧

版图
一个谦谦君子梦想的版图
一个“父实业、母教育”的版图
一个开拓创新，筚路蓝缕的版图
一个让日月为之灿耀的版图

让人倍感珍惜的灼照

走出展厅，小小的院落
铺满光阴的安宁
人世的美好，与一条鸭绒被的温爱
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在张謇纪念馆
面对他创办的实业一览表
那长长的一串名号，仿佛浩大的风声
吹拂我的心灵
仿佛历史，摊在辉煌的那一页

箴言

“天之生人也
与草木无异
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与草木同生
即不与草木同腐”

不再舍得合上
我还看见，寒公炯炯的眼神
穿过常乐的碧空
落在一幅田园秀美的画轴中
成了欣慰万状的落款

这句话，刻在墙上
更刻在每个来访者心里
张謇的一生，在这座不大的园子内
坐落为一尊比状元树更高大的丰碑

张謇的鸭绒被
我被一条鸭绒被吸引
被张謇的奇思妙想所折服
哦，原来
鸭绒被，有如此优雅的来历
它和君子有着相同的体温

实业救国的梦想

像一只飞过纪念馆上空的鸟儿
清脆的嗓音，将人世间烦杂之喧
顷刻涤荡

鸭绒被的诞生
不过是张謇生涯中
无数开拓事业的小意思
但它的柔软，保暖，仿佛那个时代

风来，草木摇曳
而它们体内翠色的一盏灯
仿佛那个不屈的人
不息的眸光

线索

□汪益民

幸福城堡
幸福城堡并非无迹可寻
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上了
熙攘人间，你这一条
细致入微的线索

它歪歪斜斜，偏安于西山
夕照

吉它
丝弦平庸，材质无奇
一经你怀抱与抚摸
破木吉它
而有绿绮焦尾之音

我要换一处岭上白云，
一匹悠悠奔马
替代眼前
老去的街道、色彩缤纷的
草木

契机，正在孕育
漫长，只是一个计
我们很晚才在掘港镇遇见
以便讨论——
哪些寻找，没有必要
哪些错过，十分可惜

这些沉入如泰运河的落日
古老的渡口，寂静辽阔的
麦田
以及附着其上的渔歌、小
调、花鼓

不停攀登，挥汗如雨
明明很近了，却还是山外
有山

都远不够我
作为喜欢你的花销

两个人的长征
爱情就是上帝在亚当夏娃
身上
各自安放着
最高海拔的一座山峰
两个人向着对方奔赴

可靠的東西
遍寻可靠之物
唯追寻字不可破

肌肤，一个错觉
只能算作
他们之间小小驿站

追寻导致了文字
和隔着人群的你我

开始只是爱你
开始只是爱你
爱，让我得以存在

大地和湖泊拉开了距离
山重水复
爱情行将松散

为什么是我爱上你
我思考自己，在意我
我爱我，爱我们

追寻导致了——
你我越爱越紧

我省察街道、乡村、桥梁
它们背后的时间与历史
关山之外复关山
甜蜜，被花式糖纸包裹

因为我们眼神空洞，毫不在
意
这个人只好选择放弃
默默回到上帝身边

我不得不思索
将我们置身其中的万物
大海涌潮 长河落日
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流
源源进入我好奇的眼帘

追寻之中放置了时间
甚至历史

整个世界
皆成我的版图

寻找的痛苦
让人群在渡口相遇，在夕
阳重逢
盼望着再次遇到那个模糊
面庞

剩下的时光
我已经献上南黄海海岸线
它偏僻迤迤，草木繁茂
我还会献上余生

如果运气还在
天使会再次现身
为沧桑者带来神谕

